

From New-Institutionalism to Social Capital

新制度主義 與社會資本

面對真實而複雜的外在世界，
我們需要跨學科的視野與思維，
重新審視我們身處的周遭。

李英明 著



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

From New-Institutionalism to Social Capital

李英明◎著

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

作 者 / 李英明

出 版 者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 葉忠賢

總 編 輯 / 林新倫

執行編輯 / 詹弘達

登 記 證 / 局版北市業字第1117號

地 址 /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5樓之6

電 話 / (02) 2366-0309

傳 真 / (02) 2366-0310

郵撥帳號 / 19735365 戶名 / 葉忠賢

網 址 / <http://www.ycrc.com.tw>

E-mail / service@ycrc.com.tw

印 刷 / 鼎易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ISBN 957-818-736-X

初版一刷 / 2005年4月

定 價 / 新台幣 2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From New-
Institutionalism to Social Capital / 李英明著.
--初版. -- 臺北市：揚智文化，
2005〔民9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18-736-X（平裝）

1. 社會科學 - 研究方法

501.2

94005924

序

從希臘羅馬式的哲學思辨，經啓蒙運動到科學主義時期，人類透過感官與思維的作用，歸納演繹出一套套的知識系統；然而，當知識思想界企圖想通過這些知識系統一窺人類世界的全貌時，發現「人算往往不如天算」，人類建構的知識系統，僅能解釋「人的選擇和行爲」的一部分，並非全部。因此，在面對這些知識系統時，我們不得不回到「人到底是什麼？」這樣根本的問題。

「我是誰？」是一個相當古老的命題，環繞著這個命題開展出來的，是一連串「人類生命和生活如何可能操作」的討論。包括「人類是以何種方式和我們所謂的『客觀世界』共存？」；「人類的理性思維是如何產生的？」，「人類又如何通過這種理性思維做出不同的選擇與行動？」，而「『客觀世界』又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被人類所認識、對人類產生影響？」，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什麼是『客觀世界』？」；「真的有一個與人類主體截然二分的客觀世界存在嗎？」；「人類主體能動性和客觀世界的關係應該如何被看待？」；這些包括制度、規範等所形成的結構，究竟是作為制約或影響人類思考、行爲、行動所存在；還是只是單純的做為人類思考、行爲與行動的背景，人類依舊可以通過自己先天所具有的理性，來想方設法達到自己想要追求的目

標與利益？抑或是結構與人類並不是呈現二元對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托、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辯證關係，兩者是呈現一種共生共榮的「鑲嵌」(embedded)關係？

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一覺醒來，地球上只剩下你一個人，你會怎樣過生活？你所熟悉的「世界」不存在了，大家不知道去了哪裡，原本在你生活中的人，不管是你喜歡的、討厭的、認識的、不認識的，全都消失不見了；原本你答應別人要做的事、要開的會、要打的電話，通通都不用做了，因為，大家都不見了，你的生活只剩下你一個人！這時候，你也許會驀然發現，原來你的生活與其他人是緊緊的結合在一起的，一條看不見的線串連你跟圍繞在你身邊各式各樣的人，讓你在這個「被串連起來的世界」裡生活、呼吸、工作、吃飯、玩樂和睡覺。你平常做的一切都是與別人互動的過程，不管是積極或消極，也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你其實都是生活在這個由你和其他人共同組成的生活網絡中；沒有了別人，一切習以為常的事情也就將不復存在，你的生活也成為一片空白。

事實上，人類的理性選擇能力與由制度、組織或規範所形成的結構，在具體的「關係網絡」互動中，從來就不是對立的狀態，而是彼此「互為鑲嵌」的交錯在一起，呈現一種辯證的發展。人的理性選擇能力，如果沒有通過結構做為依托或脈絡背景，則只是抽象的存在；

同理，結構如果沒有通過人類的理性選擇能力來表現、發揮其作用，這樣的結構也是不切實際的。兩者之間彼此滲透、互為依存的辯證關係，才是作為生活世界中具體的「關係網絡」能夠運作發展的主因。

本書便是以「互為鑲嵌」這個概念做為思考的核心，一方面論述「人的理性選擇和結構如何通過彼此鑲嵌」的模式，具體的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關係網絡互動之中；另一方面則是探討「社會資本如何通過鑲嵌互動所形成的具體的關係網絡」來操作。在章節安排方面，我們首先分析「關係網絡」操作中的彼此競合卻又相互辯證的「效率、效益和正當性」的問題，然後提到「結構洞的分析與操作是如何可能」的問題，最後再由此來探討「社會資本的概念形成與操作」，這部分包含了「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以及「資本是什麼」等問題。可以這麼說，本書的重點不只在告訴我們「什麼」，更重要的是在告訴我們「為什麼」；不只是告訴我們「新制度主義」與「社會資本」和一些與其相關的概念「是什麼」，更重要的是要說明「它們為什麼是這樣」。這樣的論述模式，相信或多或少可以帶給讀者一些啟發與思考。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賴皆興、黃健群同學的整理校對，以及林祈昱、趙文瑾、賴欣儀和鞏祥生同學的編排打字，同時要感謝揚智文化的葉總經理的大力支持與詹主編的辛苦編輯。一本書的出版，總是希望能引起更多

人的共鳴與討論，希望各位先賢能不吝指正賜教，這是我所衷心企盼的。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李道明' (Li Dao-ming) in a cursive style.

謹序於台北木柵

2005年3月25日

目 錄

序 i

第一章 從古典（舊）制度主義到新制度主義：人的圖像的轉移 1

- 一、古典制度主義的論述 2
- 二、行為主義的論述 6
- 三、對行為主義的反思：March & Olsen的批判 8
- 四、新制度主義：三種不同典範的論述——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 13

第二章 做為生活世界的關係網絡：效益、效率與正當性問題 21

- 一、社會化的兩種極端 22
- 二、網絡分析與理性選擇的辯證 24
- 三、市場與計畫的辯證 31
- 四、效率、效益與正當性的辯證 35

第三章 關係網絡的生活實踐：習性、信任與結構洞 41

- 一、行動體與結構間的辯證 42
- 二、習性的存有與作用 44
- 三、社會資本的操作意涵 49
- 四、「結構洞」的操作與探討 52
- 五、對「結構洞」的反思 58

第四章 社會資本在關係網絡中的操作：生產與再生產 63

- 一、區隔化與相互鑲嵌 64
- 二、馬克思的資本概念 67
- 三、林南對馬克思資本理論的理解 72
- 四、人力資本論的論述 74
- 五、資本的生產、再生產與建構 76

第五章 代結論：從新制度主義到社會資本 83

- 一、啓蒙理性影響下社會科學的發展 84
- 二、鑲嵌概念的發展 86
- 三、合理性的追求與表現 90
- 四、關係網絡的掌握 92
- 五、社會資本的意涵 94
- 六、結語 97

附錄一 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啓蒙與反思 99

附錄二 哈伯馬斯論現代西方社會和馬克思主義 137

參考書目 159

第一章

從古典（舊）制度主義到新制度主義：
人的圖像的轉移

「人到底如何能夠選擇和行動？」這是諸多知識所共同關心的課題。而與這個課題相關聯的重要問題是：「人的利益和偏好如何形成？」、「人的利益和偏好究竟是源自人的生命能力的表現亦或是被形塑和建構的結果？」從這個問題再延伸出來的問題是：「理性是不是被給定的（given）人所天賦的生命能力？」；「理性、制度、結構、文化、價值、規範等在人的選擇和行動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或起了什麼作用？」而若從這個問題再延展下來就必須面對這個問題：「人到底有無所謂的自主性和自由？」

20世紀以來，包含政治學和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努力地想回答上述這些問題，並且具體表現在古典（舊）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和新制度主義（new-institutionalism）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若先簡單的進行比較，古典制度主義的方法論是整體主義（holism）的；而行為主義則是屬於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的；至於新制度主義，則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折衷主義的色彩，企圖調和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這樣的發展形勢，或許已經透露出：宏觀分析其實是可以和行為分析相結合的。

一、古典制度主義的論述

觀察政治學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政治學是

根植於制度研究之中，這與近代「民族國家」或「國家的建構」有著微妙的連結關係，政治學的古典制度主義將這個傳統的特色發揮到高峰，重視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對於「人的行為」的影響，從而古典制度主義也可以被稱呼為法律制度主義（legal institutionalism）。而且，總的來說，古典制度主義的政治學基本上是為「政治或制度如何最好的運作」的論述而服務的，從而使其表現出相當鮮明的國家主義（statism）的色彩¹；或許，我們可以說，古典制度主義政治學是為國家的建構或如何形成最好的統治（governing）而服務的。

古典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採取整體主義的立場，從而使其在本體論上也相應地採取唯實論（realism）的立場，這種唯實論強調制度對於人的行為的影響和決定，從而表現出某種宏觀決定論或結構決定論的色彩，並且看似幾乎（或完全）沒有為人或個體的影響力或自主性留下空間。不過，從古典制度主義的論述邏輯來看，其似乎主要是要告訴人們：個體或部分是鑲嵌（embedded）在制度（或整體、總體）之中的，或許，古典制度主義為人們留下的最重要的歷史遺產之一，就是揭露了人或個體是制度性或整體性的存在，人或個體的行動或行為，必須從其在制度中或總體中的角色和位置才能被理解。此外，古典制度主義雖然賦予制度的客觀實在性，

¹ Peters, B. Guy,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inter, 1999, pp.4-5.

但在另一方面，卻會著重分析現存的制度是如何從歷史中演變發展形成的。因此，古典制度主義會強調制度的歷史性，認為制度是鑲嵌在歷史發展脈絡，以及鑲嵌在因著歷史發展脈絡所形成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情境之中²。而從這裡再推衍下去，就可以認為人的行為是歷史制約下的結果，或者可以說，人是鑲嵌在歷史之中的，古典制度主義上述這樣的整體主義和歷史主義意涵，為制度主義的傳承留下了遺產，從而也可以說是為新制度主義（特別是歷史制度主義）奠下了某種歷史基礎。

不過，古典制度主義雖然已論及到制度嵌入在歷史中；但是，古典制度主義並沒有把歷史看成是「人的實踐」的過程，因此並沒有進一步推論出制度是嵌入在「人的實踐過程」的看法，從而如前所述，古典制度主義幾乎沒有賦予（empower）人或個體面對制度的自主空間，乃至於經常陷入結構決定論或者是歷史決定論的局限中。

此外，或許由於古典制度主義和國家建構之間的微妙密切關係，使得其不止展現了如上述的國家主義色彩，而且也包含了鮮明的正式主義（formalism）的色彩，強調正式制度的重要性，甚至導向認為制度就是歷史的內涵；從而忽略非正式制度的關係網絡的重要性³；

² Ibid., pp.9-10.

³ Ibid., p.8.

或者說，無法賦予非正式制度的關係網絡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

強調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很容易使古典制度主義的論述和西方中心主義或種族主義（ethnocentric）傾向連結在一起；因為，古典制度主義可以強調，如果沒有建立或缺乏正式制度，特別是憲政架構的國家，其政治甚至包括經濟是不會運作順暢的⁴。從這個角度觀之，古典主義是可能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而這種色彩除了可以具體表現在比較西方和非西方國家（或所謂較不發展的國家）之上；甚至還可以表現在同樣西方國家之間的政經發展的比較上。因此，雖然古典制度主義會從歷史向度談制度的歷史脈絡特性，點出了制度因著歷史而來的獨特性和差異性；但是，古典制度主義在另一方面又會為這些差異性排出好壞優劣或進步落後的序列，亦即古典制度主義途徑可以導引研究朝向「比較性的」論述，但是，這樣的比較可能會成為充滿了價值判斷的帶有高度規範色彩的比較。

古典制度主義制約／導引下的政治研究或論述，主要延續人類長期以來對「好政府、好統治或好國家如何可能？」這個問題執著的傳承。不過，這個傳承遭到行為主義革命某種程度的揚棄；而這個揚棄主要是以找回人或個體的自主性做為基礎的。而人或個體的自主性如何呈現？則主要是通過強調人或個體能夠進行理性選擇

⁴ Ibid.

做為論述主軸的。古典制度主義強調行為或行動的制度或結構屬性；而行為主義革命則將「制度或結構的可能與合理性」還原到「人或個體的行為」這樣的微觀基礎上；將宏觀總體的範疇轉化還原為微觀個體的範疇，必須在宏觀與微觀、總體與個體之間，尋求一個中介連結點，這個中介連結點就是人或個體的理性選擇。

二、行為主義的論述

伴隨著這種微觀主義或個體主義的還原而來的是淡化或取消了制度的作用。古典制度主義排除或抑制「人的行為」的作用，行為主義途徑則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在實際分析中，正式制度被化約成「黑箱」(black box)，或被虛級化，成為一個概括性（或形式化）的所謂「系統」，從而強調人或個體通過行為或理性選擇對這個系統的輸入(inputs)的重要性⁵，不去說明「系統」是如何將輸入實際轉化為輸出(outputs)的具體運作過程；「輸入」與「輸出」之間的關係被化約成一直線的關係。

此外，這種還原主義其實也算某種本源中心(Logocentric)論述，認為人或個體的理性選擇和行為或行動是事件、現象、制度和歷史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或

⁵ Ibid., p.14.

基礎。而從這樣的還原主義和本源中心主義的邏輯出發，要求要跨越差異性，尋求本質的同一性，於是社會科學便出現建構實際具有普遍性的假設、命題和理論的企求，從而也就宣稱可以開展所謂科學化的分析研究；因為向行為、行動和理性選擇的還原，被認為是將研究分析植基於所謂「經驗」的基礎上，從而可以讓研究分析具有「經驗」的科學意涵。

強調人或個體可以進行理性選擇，對於突顯人或個體的自主性，當然有其作用和意義；可是，理性選擇若做為一種能力，就算直接將其視為被給定的，也是無法說明「理性選擇是如何可能」的問題。理性選擇當然可以被視為是被給定的能力，不過，理性選擇還會涉及到「所指的」對象和目標，這些都是在時間和空間所交錯而成的具體情境中展現的；所以，理性選擇似乎不太可能以非常抽象的、甚至是真空式的方式來進行，它是在具體的情境中來進行的。人或個體本身做為一個有機體（可能還是一個系統），其行動、行為甚至是理性選擇，也許只是一種「輸出」，而具體的、有機的情境也許可以不斷對人或個體遂行種種的「輸入」，才進而導致人或個體行為或理性選擇這樣的「輸出」成為可能。

古典制度主義為人們留下了人或個體是鑲嵌在制度、歷史或總體之中這樣的論述遺產；而這個遺產最簡明的意涵就在於強調人或個體不是存在於（或置於）真空之中。至於行為主義革命發展的結果，特別是通過理